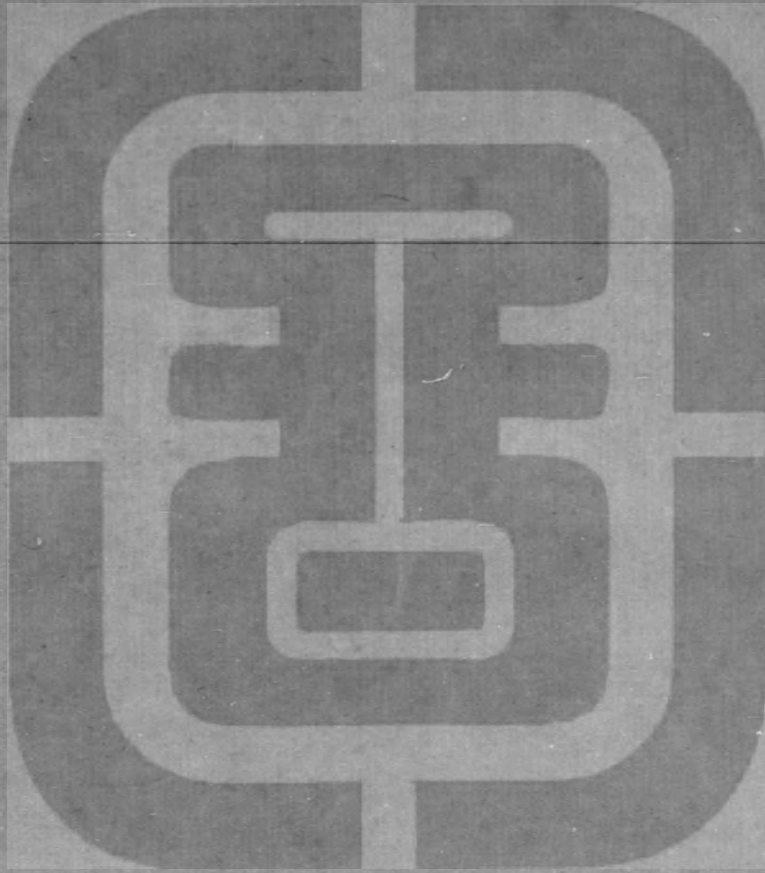


吳志

四十六至五十四

國志第六



吳書一

三國志四十六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孫堅之祖名鍾吳人以是諱鍾山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

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

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

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

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

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

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漢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

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

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

稱破虜討逆者漢之所命也操建魏國策封吳侯皆建安之舊以名其書則隱然劉氏之隸矣



季方云詳叙黃中之起不惟堅發連以此而掃除之功定非先主魏武可比史之詳畧宜苟焉而已

下邳丞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弟寶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卧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

出汝潁賊困迫走保定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雋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雋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

車騎將軍索遷河南尹董卓見雋外甚親納而心忌之雋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雋輒止

卓卓雖憚雋然貪其各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雋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

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

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

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雋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

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雋性剛即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

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

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

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史傳言舉進士始見于此

以此米本

以意改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

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

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竝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附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温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詎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

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來賞孫使君何以在其

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剖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

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發咨遂不與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

騎五六百人詣營省望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竝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其餘

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入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

三國月一

零陵桂陽 魏大昕卷 魏錄未引 季方云吳以馬 程侯起以鳥程 侯也

零陵桂

堅亦舉兵荆 侯也



潘眉曰考  
石尉華考  
為素廣款二  
十五葉引吳志  
孫堅信有都尉  
業和律年  
以此今本誤也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漸壘釋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堅移屯梁東大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漸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  
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即調發軍  
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維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車謂長史劉文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雷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良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度遠見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文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凶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文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  
孫堅入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

陵平塞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

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

志林說六璽  
皆金與傳國  
璽云云步出也

漢書儀曰  
六璽亦皆  
白玉與皓  
而上金璽  
非洋物  
故書說同



皇文則漢官矣  
書有且原承昌  
之矣

表術死後

徐謬以信  
國重選也  
上之也  
魏矣世期  
所敗殊存  
疏外

喜平六年  
八月戊辰張  
漢段廷等  
劫少帝及  
陳留王至  
小平津六  
帝不自隨  
幸未嘗還  
官是日得  
六國書  
傳國書

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  
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  
加以神氣祕寶輝耀益彰益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  
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  
為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  
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  
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  
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  
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  
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遣

荆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

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  
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

走窺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

中堅頭應時腦出物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故其不同如此也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  
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  
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魏書曰策當嗣  
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  
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

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

楊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耻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

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

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

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  
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俾於  
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  
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  
袁術涕泣而言曰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同字長

按此云還葬曲阿  
而安主傳太元  
年秋八月大書  
高陵松柏新枝  
守家之表則文  
守家之表則文  
守家之表則文

官錄作官

去傳國璽  
官并徐瑒  
之還許上  
親受禪遣  
使求璽後  
右以璽抵  
軒十四身  
注楊流

喜平六年

後漢書劉  
表傳注中  
引英雄記  
作呂介



表德存日  
中十餘人使  
速詳之凡日  
碑碑士皆水  
所劫也  
書本從木作  
商者逐刻誤耳

魏拜揚  
州刺史  
表德已  
授嘉春  
錄憚德  
石引之官

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日磔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其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

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

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日策說

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為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由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

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

麋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

乘馬因自輿還半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

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

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道上有

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

長史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



虎鏡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卒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郡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景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景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族誅策曰討虎高顯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君能坐躍勤捷不常聊戲卿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力虎眾聞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略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

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

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正天垂司

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憊北幽劉繇決力江許劉備爭盟淮陽是以未獲承命憂擊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餓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繇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求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歧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重之美此誠所望於

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躋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眾人之心公義敵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曹公表策為討逆將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白刺  
甘與霜信  
引白刺置  
膝上

伯符以勇銳推  
破劉繇然能繫  
屬士民修其政  
理遂創霸圖  
子回三四公之助

東前此猶為術  
即曲自絕術乃  
正名漢漢得  
自正法

結為術弟故不  
其名  
陳景雲曰振旅  
句能於字無益  
字之誤

季方云即未必  
出于平誠然名  
義既正則春秋  
之所予也故仍  
之號如其志焉  
聖人無誅心之法  
說經而曰誅心諸  
儒之恒也

以神覽  
以宋本

吳毛本作  
吳

吳字行



王請見吳夫人

### 軍封為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奏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恭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

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佞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

賜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後功惟勤是與故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

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輔輔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

海西策奉詔治嚴常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縣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

內應同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入山陽公載記曰瑀軍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

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各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

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奉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懼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

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討堅之入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

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

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

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馬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婿黃琦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借告

權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借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借借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借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借書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

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黃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

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徒所得人東詣吳黃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

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暭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

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趨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

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

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進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暭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

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鳴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處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勳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甚難之常呼猢猻兒難與爭鋒也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甚難之常呼猢猻兒難與爭鋒也

虎即表從子孫字慎

以三為二蓋傳寫之誤耳



韋書作彭  
鄧陵孫氏婿

章取賁文皆禮辟策弟權翊文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

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  
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博義此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  
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  
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  
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  
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  
為危悚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  
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暨令豫具船  
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  
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  
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  
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鑿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  
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  
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  
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川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  
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社求  
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  
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口百年年征老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言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  
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接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  
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貴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內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警言  
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  
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熯厲策催諸將  
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  
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大旱不雨道塗艱澁不特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  
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誅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  
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竝往慶慰策遂  
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雨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  
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  
策殺貢貢小子與客入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  
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被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  
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  
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貢  
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  
爾等何人客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味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  
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追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柳城悉起江南  
之眾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  
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服曹袁虎爭  
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于事勢者乎又案袁

策本素不扣曲  
親其妻敗乃格  
股武于漢則江  
外之大賊也貢  
既忠臣其容亦  
無憾焉新雜

臣布信以答  
石瑀子

張津著傳  
柏頭鼓琴  
焚香王朗  
感王方平  
記等至愚  
妄

于吉張津  
皆燒香談  
道書燒  
香此



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繆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非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曉帥相即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念生率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創甚請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權稱尊號追諡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犖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比日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謀是故魯隱於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干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端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宿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折薪弗荷奉之則曾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絕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謂篤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伯符臨死以坐觀成敗為言仲謀之備亦子布之謹慎皆承用此意也

屈身忍辱猶可言也一意自守則局趣轉下不足與圖大事故曰如張

公計今已乞食矣

策量權不能與天下爭衡故惟期以保江東而已子布亦以仲謀非伯

符比慮有蹉跌故惟勸畫江而守不知權固有并天下之志非規

自守者也然終權之世亦止能完守江東君子是以知創業之難

李云陳評自是  
情理亦何必累  
孫贊頌如此使  
推果能防微  
逆亦無于孫相  
致之禍矣  
李云一派虛詞  
盛之迂疎也  
類也

推以宋本  
北宋本亦  
其夜



吳書一

西川中鳳葛氏圖印

三國志四十六

吳書二

三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

方頤大口自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入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併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

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

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

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

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

問于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

李云福壽自可儀親得之不足耳

北方人相與言同此象當以傳寫



會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

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

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

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

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

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

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

納其凶叛權移書求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以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

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

曹公曹公不救術食乏盡婦女或充走而存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

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

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弟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

講好言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神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俊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

綜善屬文辭等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力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荆州宜并

之討納之正位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更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

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騎士馮則追梟其



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歙黔音伊歙音攝分歙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犁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為海寧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

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

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

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

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

今治水軍八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

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

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

計雷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

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

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

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

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

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

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賊與曹公說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

乃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氣太勝而語頗健

漢昌今岳州府沅陵縣口以當磯口見水經注

石頭城以備陸作濡須塢以備水然後建業勢壯

北宋本

北宋本



錢大昕曰此又  
一筆和北蜀  
一筆和也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叅軍董和  
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  
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  
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任陸口為諸軍節  
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  
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  
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竝進拒羽於益陽未戰  
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  
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

先王云云  
騎長上短下  
又先王信注

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  
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使馬善射  
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遂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  
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已見徹丈餘無版各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  
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  
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請降者規  
力取荆也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陵亭據陵反馬為虎所傷權  
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  
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  
外欲以為已功戕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



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  
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  
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  
江夷道遠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  
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  
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  
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  
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  
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據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  
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鄴筑陽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  
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

於蜀

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借意而  
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

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

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  
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  
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  
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  
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  
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  
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且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  
功竝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  
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

將載魏朝策命  
於傳蓋醜之也  
陸雲集典元年  
原書中有云陳  
壽吳書有魏賜  
九錫文及分天下  
文吳書不載可  
以知承祚用意  
所在矣



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

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

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

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

州牧事錫君青土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

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綬安東南

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

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

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竝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

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

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

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

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衣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

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

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

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

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

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夫合仁感百世哉

是歲劉備帥軍來伐

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

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

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

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李云沛公受項  
羽封時義帝  
尚在也  
蓋何所見言蜀  
漢代臣節不同  
孫吳即為武漢  
乎大司馬漢中  
王之號非是無以  
繫屬人心異于固  
危自擅也  
李云此聰明云  
何別  
按咨特取給一時  
然聰明守對品  
字而不言凡品指  
衆口所見凡品



故曰聰也張昭  
曰南陽其年少  
相謀是不為品  
深所滯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各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

議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權中大夫使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容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容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客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明矣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帝欲封權子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

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謙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慈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益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擊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瑠瑁至少府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子產所以拒晉  
若故固事大國  
為可繼也推與  
何有解之而  
已矣蓋之而已矣

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

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

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驪于表明光鑑駢馬又以素書所作典

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居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剝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眾兇懼善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又叔喜之而知愧囂無所施其功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

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

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桑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

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

李云真好雄  
痛殺蓋句踐之  
流風餘習此  
處身蜀人抱

三州下御  
有兩字先  
下無於字

宋本

宋本



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

國語曰掘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

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

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

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

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戰後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

憂益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

邪响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非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

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于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側

怙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重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

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舍弘既加不

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

龍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

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探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每挾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

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擢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是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衡禍久而太剛通不決龔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

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豐明白非仁恩所養

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前爵士補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

元元之苦其十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

五條文多不載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

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

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

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

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其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殿魏王曰昔

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

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社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

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

執謹遣浩周東里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

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

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

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

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

垂舍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今權長驅不復後顧近

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

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

董桃未詳

通為疑作皆古字

三



聞知約款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冀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率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聞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怠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倘云其已孤以空聞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注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敢其後效喜得因此尋覓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若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當素戢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與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直而權但華僞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

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

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所以各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各為漢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間居每曰願得美酒斗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愆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戈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惡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

陵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

象歷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戊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

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

西晉之國  
也  
戎考介戎



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壘替不能

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

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手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變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毅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

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暗以重利熙不為迴遂至摩陂欲困若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

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斬春邵等生虜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

頭至于江火車以木植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不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微慮曹丕乘空弄惠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

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變而動惟不見便寧得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倚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字時已有

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八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健為太守置官屬墳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止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為法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

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眾數萬人是歲地連

震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水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

季方云先志

季云時吳蜀

孫邵不容

倚書作問

自是後

江表傳曰權辭讓

曰漢家壘替不能

吳書曰權遣立信

都尉馮熙聘于蜀

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

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

聘使往來以為常

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

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

廊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

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

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

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

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



等卒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兵屯

三郡不作母陽  
吳會疑是脫文

魏方大表未能  
感遠故功及時

息民以固基  
本而權詞已有

藉馬所以未年  
自用愈甚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  
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  
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  
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  
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  
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  
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  
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  
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  
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  
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

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  
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  
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  
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  
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  
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  
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  
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

長安試泛之釣臺亦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彼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和龍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避近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綜以其眾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

宋作所

宋本無假

宋本



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  
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  
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

人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

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  
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

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  
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  
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  
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變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

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

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兖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

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

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

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

位而敵公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

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

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

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

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

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

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

下靈威斐譁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

季方云載即係  
甚暴蜀書則祿  
王即帝位拜表  
及大告皇天  
群臣勸進有倫  
有叙史意見矣

請其載書不惟  
先載者漢而主是  
盟者惟威德之所  
及遠哉  
其胡綜之辭推諸  
葛若以張溫表  
文足罪乎

季云傳會經義  
漢時風氣

季云吳人既喜  
諸葛之未賀  
又知其信足倚  
故揚之如此



李云詞甚廣且信所以其終不信也

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温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凌凌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凌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闡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鄴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祚于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豐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豐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

後校尉裴潛注見淵傳魏志公孫淵傳注正作郎中令



漸遠在長沙而  
亦禮禮秋木年  
惟一南印而北印  
遂無開焉及三  
江五湖衝霍命  
稽魯吳楚之望  
亦不見秩祀及  
禮羅陽故神以  
福助

鋪陳其事亦說  
之也

李云狂喜如此  
音音音音

為之款下此氣  
如山所由道也  
可觀矣。此舉  
亦可也其後未  
在相中預未必勝  
幸于其是哉

未敢蓋其身受  
封之恥然下款可  
亦當人眾但遺教  
亦可也其後未  
在相中預未必勝  
幸于其是哉

遠象太多則亦  
有精焉

於稽之典新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竟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邵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械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野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戲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其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甘肅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隄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根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惟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膺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失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慙作

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墮滅雖周餘黎民靡有遺方之今日亂有其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且西靡遺盜慮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不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特親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討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俾於古人雖昔寶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首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吏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任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君忠勤有效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租鬯二百珪瓚副焉欽哉敬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



李云此為可恥之甚可悔之甚而結之以怒詭哉

為權復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宜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開塞實為無道

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驛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

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

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

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

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且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且與疆等議曰吾人遠

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

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

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且羣德疆等皆踰城而走時羣病疴創著膝

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

幸創其死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

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補菜果食之且疆別數口得達句驪土宮因

宜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

其年宮遣見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干枚鴟雞皮十具且等見權悲喜不能自

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州刺史諷音今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倒還宮遣主簿咨各帶

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

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四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

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

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

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

月朔隕霜殺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恒等秋七月有電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昇直設盜鑄之科三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蜀鑄當百大錢凡劉巴傳注已非良法況考五石當千耶

宋本三月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  
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  
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  
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  
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  
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  
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寮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  
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  
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  
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  
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  
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軍軍國

碩雅輕徇  
胡綜之表  
議陸遜表  
陳孟宗之  
素行與愚  
判矣  
孟方云綜議有  
君無親其直我  
民之俗

錢當五百已不可  
通行又請當十徒  
為妄作有以知矣  
之無制也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  
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  
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  
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  
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  
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  
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  
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  
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  
鳥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鳥為元  
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鳥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



魏吳皆有校事  
西道生好無改而  
察何如刻  
之平明也推既  
謬迷于前引外  
方折責教隨  
不思反求所以  
此之由洞然無  
更始納誨唯思  
師過于下又何  
怪乎國之日亂  
民之日瘡哉

李云推性老  
精列現其等氣  
象可知也

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  
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  
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  
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  
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  
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  
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  
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  
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  
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

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

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

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

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

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

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

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即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問者三月遣使者羊術

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又士傳曰

胄字敬先



札張昭傳注作  
札仰作昭下下  
作昭未詳下作  
昭者乃指紀文  
昭字疑李改安

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其少子有文  
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曹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曹權  
大怒召曹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執金吾于豐  
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  
非權之宗也  
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  
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  
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  
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  
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  
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  
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壅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  
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  
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  
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  
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租中

童益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且滌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戰羸者轉運西命益州  
軍于龍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面或失便益一軍  
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  
足大用易於廢退民疲威消時往  
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  
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  
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  
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  
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  
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  
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

孫吳傳中有蔡禮  
禮之到蜀當即其人  
札之與禮傳寫互異  
也又按禮即傳中  
作禮禮官王雲使  
太守其字曰禮  
相合亦校當改為

札名作札

札乃札之

孫吳傳中  
札名作札  
札乃札之

俱從宋本

吳魏用兵  
皆由淮泗  
未有出者  
徐者數世  
欲源國奉  
兵乘虛來  
指真奇士  
之建策也  
江左君臣  
依倫安如  
張惠慈使  
蜀臣亦使  
亦破蜀軍  
之聽武



也苟非伯符公瑾之特又無武侯焉地而處雖雄異遠規固無所施矣元遜遠覽九刑即說公孫述進取之圖近見家林父與賊爭競之計銳意北伐亦德嗣斯志也然著已量敵未能為全預兵新城成挫于外黨生于內家旋旋亦終以不振矣推務自強毋狃于速以徐俟其戰則得之矣

此指曹真路公之夜

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

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

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棄今安慶而退也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不生是歲步

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

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

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

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

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

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

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傳曰督將亡叛而殺其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

陵縣鴻水益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

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

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

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

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

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

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

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在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界其直勿有所枉也

大錢率不通行

吳屯田  
今道當是魏氏所  
鑿雲陽即今丹  
王鳴威校尉  
曉詔小其書  
作小亭



季方云名為義  
作定出于不得  
已無异于叙之  
虐使其下也

五光而無遠志  
季方亦治小之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

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位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

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

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

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

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

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

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

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荆

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使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

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里寇至則舉以相告

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

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

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

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

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

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

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

季方云名為義  
作定出于不得  
已無异于叙之  
虐使其下也

季方云名為義  
作定出于不得  
已無异于叙之  
虐使其下也

季方云名為義  
作定出于不得  
已無异于叙之  
虐使其下也



宋書五行志云陵  
石碑踞動華殿  
對後紫殿重昏  
荷不厭之罰也

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

志竟讒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亾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深八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

郊遠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

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

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

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亾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

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

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安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諫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

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亾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亾矣

此其貽謀也

以統文校



吳書二

三國志四十七

吳書三

三國志四十八

三嗣主傳第三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畱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胤為帝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與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畱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

改元下脫建興三字以後永安元年例之則閏月上脫建興元年或尚有他文未可知也準之傳改元下無脫閏月上則有脫也

從北來本御覽同俱從御覽



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  
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

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  
內殿 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  
自京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

者太平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  
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

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弗于

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  
趾神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母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眾西入  
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

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  
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  
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替及將軍孫  
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  
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  
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  
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  
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  
立廟稱太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

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  
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為侍中  
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已丑大司馬

離里崖  
星之祀  
侯考  
潘眉曰離星  
古仙人名也  
星山一名山

有非等字

贊為三字明  
毛本添



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胤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胤胤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已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胤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胤事覺胤殺惇追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胤所表奏多見難問文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

此府已有甘露  
言唐時始自蜀  
走何謬也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蜜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蟻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道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餽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餽器入問曰此器既益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害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罪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

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詣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胤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胤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部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胤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胤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



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

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

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永

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太

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

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乘

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守李衡數以事

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

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本意畱一日二夜遂發十

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喞喞應陛

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

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已卯休至

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

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

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

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

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

緄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

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

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李云又合漢儒恒  
歷之占  
劉丞孫林傳  
作對原



李衡獲免  
休於是乎  
有君人之  
大度矣

李云食母之贖  
實父之橋

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楊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

鉤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之鑿往干之術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楊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紫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池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

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此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

此何為吳未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

已丑封孫

皓為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

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繼一門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

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

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

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

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

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

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畱為畱一

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

位一級頃之休聞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

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緝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

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

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

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

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



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  
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  
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  
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  
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  
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  
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田租入  
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羸課  
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魏典世系部  
下吏民名在  
商賈治  
生可見者  
南北同病  
科疑作料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  
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  
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  
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  
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  
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  
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  
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  
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  
不可奪之心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大夫  
方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  
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  
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直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建安始置郡

吳歷曰是歲得  
大品莊於建德縣

九月布山言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

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霽為太子吳錄載休

七人名字相配者方以相配者

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警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霽霽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齒齒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霽霽音如兒醜之醜字霽音如玄磬首之磬次子名鉅鉅音如草莽之莽字昱昱音如藥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褻衣下寬大之褻字發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文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滄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首

不語武則

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

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

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與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

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

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

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

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

無不覽也今曜等人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

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

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

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

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

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

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

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魏

魏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

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

孟宗避世  
改名仁已  
矣丁密  
密改名國  
不可解  
奇案以下人主都  
類此蓋又未知學  
之要也

毛無大款字

首鉅以宋本  
北宋作昇

供從宋本

滕牧幸名

密解丁密

改名牧丁

密改名國

下元與元

年注

後此和進

可遂也矣

如覽作講



此約宋書作秦  
戰似先人名大

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  
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人是歲使察戰到交趾  
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名 潘眉曰五年所使察戰其人為郡苗也見晉書陶璜傳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  
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  
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  
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  
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  
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諝使使如  
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  
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

當時三國  
鼎立皆收  
益利

不知注家何所  
取而置載於此  
世期抄撮  
諸書存而  
錄之特以  
稱吳景帝  
時故附於此

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  
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  
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  
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  
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  
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濞吳陽  
興入令子靈出拜之休把輿臂而指靈以託之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  
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  
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  
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  
倚家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  
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  
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  
蜀初亾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



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  
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荀吳國無隕宗廟有  
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  
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于奉為左右大司馬張

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

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

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

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貧者皓既得志驕暴多忌諱好酒色大

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與布十二月孫休葬定

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舅何洪等三人皆列

侯是歲魏置交趾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

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

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勸民之命

以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蔭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

唯華夏乖殊方隅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駭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

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

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

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縣竹者自元帥以

下竝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

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

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  
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於吳  
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  
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

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

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

駁太后而與布  
不爭其死算矣  
信又甚于明世  
宗所以速亡也



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皓字子升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

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 于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

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僕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

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僕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

成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又王善之厚為之

禮 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

徙東治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亭都亭侯亭弟瞻字思遠人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次子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

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

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不在正殿於苑

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

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

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

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

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

還儼道病死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

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濯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

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植並結縞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

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

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

強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

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

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謫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關庸可棄

平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

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

朱校地早字

以御覽補

安得猶名亮  
可殺御覽作  
景皇三字以  
御覽  
去公丹府北朱  
本司



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皓

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

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

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

岡通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

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

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闢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

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

陵秦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丞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

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

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

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堂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

伎巧工役之費以億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

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為

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

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趾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

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

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

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太司馬施績卒殿中

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

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同車評度胡侍  
注中父覽下

吳錄曰永安  
今武康縣也

漢晉春秋  
曰初望氣

吳書曰初固為  
尚書夢松樹生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

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麴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

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

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

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是歲汜瑁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

還屬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

百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瑁瑁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

諫瑁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

國不亦可乎稷稷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健為人吳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

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

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瑁等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

為瑁等屈瑁等怒縛晃詰之曰晉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

罵曰庸復作賊良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

吳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

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

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薦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

為薦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

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

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

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問母必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

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節冬節將至時節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

而荀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

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

子承襲位  
補非與陸  
並嘗與陸  
丁奉謀廢  
皓尚有勝  
不勝孟宗

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

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世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

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

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

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

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

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

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粲

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

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畱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計以意改半

以意乙之



三國四十八  
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

疇字温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更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更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嚙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誣人誣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墮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遺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

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亾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

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

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二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

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宋本無為字  
北宋本上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竝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

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

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興王族

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

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也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

大懼曰此天人也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

勝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遂廣州刺史徐旗

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

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

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

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

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

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

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

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

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

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

作與蓋 送東道 討馬西 與孫遇 托也興 改市得 前也

晉吳孫取中 路西路獨不向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

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

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

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

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

故也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昭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是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二代

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兼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為受桀賞者不能無辜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

平而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天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

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

戰克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眾才七十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

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觀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

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

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力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

軍三衝不動退引亂群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

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

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

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

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

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

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

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推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

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

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

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

朱王權還師孫江  
而金亮卒敗退營  
計不為非但恐  
已在必亡故葉  
強勉一戰耳  
少章云且夫  
作巨先  
巨先

朱報事  
本手



孔明一顧使人自  
勵如是

三國四十一

世

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吳錄曰：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弟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二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實

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暗，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駭駭追止已屠之也。戊辰

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

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

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

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

海，閭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

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

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

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營

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眾遠來，臨江，庶竭勞瘁，眾皆

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竝復不守，不守者非糧

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死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

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凶，吳孤所招也。曠日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平公，其勛

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遣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

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疏質穢

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

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壘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

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

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

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千餘人。後宮五千餘人。由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遺忠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

三國四十一

世



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鉅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公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楫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 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干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眾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

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

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憤故也况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矣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濟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謂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巨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 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枋蒸禮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勦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擢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虞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闈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敵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平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隨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恒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文選注云諸葛  
李劉翁翁  
李劉翁翁  
李劉翁翁

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襄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  
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  
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  
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斲財匱而吳藐然  
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苞百越  
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  
戟勁鐵望塵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荒衝軻息  
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皇聿  
興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謬謬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  
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變歷命應化而徵玉師赫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  
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  
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  
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  
民怨矣劉翁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  
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璋於  
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備以  
濟周喻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  
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卷之九  
陸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文選注云諸葛  
李劉翁翁  
李劉翁翁  
李劉翁翁

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踟躕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  
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  
嫌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醴化誌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亾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  
載之徑川呢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  
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亾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伎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會  
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連  
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闖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矣曩深而  
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  
嗚呼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  
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  
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亾也恃險  
而亾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勤  
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夫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  
規審存亾之至數恭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卷之九  
陸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文選注云諸葛  
李劉翁翁  
李劉翁翁  
李劉翁翁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卷之九  
陸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文選注云諸葛  
李劉翁翁  
李劉翁翁  
李劉翁翁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卷之九  
陸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書三

西川毛鳳蘭氏書

三國志四十八

吳書四

三國志四十九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四

劉繇太史慈皆漢朝命吏故劉諸臣之首而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

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

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修供養後辟大將軍府寵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氏去治數十里有若耶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入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犬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有下車以來向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過受一大錢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貲無重寶器惟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膠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史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

兄代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與一名方山

老病卒 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

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

記稱岱孝弟仁 思以虛也 年十九從父避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  
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  
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  
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  
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  
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  
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  
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而德景升心相救濟繇從之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卒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皓字子元彭澤人也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

縣攻破融融敗走入

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卒融者

潘澤書陶  
誣信表  
事款志不  
載以該具  
於此也

佛法正星  
如卷

檢取作驗此書  
作檢或古字通  
此書有也  
士正不耶  
志正不耶  
耶

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邳溝濳遂  
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  
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  
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  
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  
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  
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  
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  
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  
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  
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



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淪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  
哀亾愍存捐既往之猜報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  
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  
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  
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  
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道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  
卧早起妻立衣希見其面諸弟敬懼事之猶父不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  
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  
將權爲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  
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  
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其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徒  
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

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  
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  
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  
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  
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  
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  
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  
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亾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  
章已得如意欲復亾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  
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



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遯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

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竝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

李云英雄本色  
表與與呂布  
書曰非生  
已本不詞天  
下有劉備  
得孔北海相  
知君之狂喜



李云這儒論  
武使所以有動  
引聖人之朝  
子將半  
止可坐鎮  
俗身  
太史子義  
不飲用  
地也

推考  
作惟

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  
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  
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  
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  
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  
豫章而遁於蕪湖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  
東推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  
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吳歷  
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各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  
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  
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定諸將皆疑  
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  
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  
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

記未得其人射鉤斬祛舌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  
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卽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

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

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怨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

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  
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  
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  
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郡  
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  
過望古人報主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

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

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  
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

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  
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  
凶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  
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備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  
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諸廬陵鄱陽近自海  
唇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親視之

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  
井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此期而反者非  
果樂為仲  
謀用也亦非  
凶壯修云  
立效以報曹  
公有



曾公知子我  
之志故以第  
一不非此  
師先主耳  
○李有之陳氏  
於善信信前  
也於慈信特  
書者如其志  
也

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  
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  
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  
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遣慈  
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  
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  
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  
奈何而死乎  
子章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字元復  
權甚憐惜之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  
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穎  
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  
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  
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

中戰之貴  
歡慈性  
之言如  
得在都  
吳郡太守  
史事

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其禮遇壹董卓作亂  
壹人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曰惡之乃署教  
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以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歸交州刺史  
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  
黼領九真太守黼音千鄙  
反見字林黼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氣寬厚謙虛下  
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  
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  
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  
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  
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  
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  
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

從朱年乙

或言左氏傳  
在劉景升之  
上的一時者  
頑強氣受物  
多能之特



載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駟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

百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變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

日復能語遂復常奉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

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

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變璽書曰

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

闕看南土今以變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

變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變不廢貢

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

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變率兄

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變為左將軍建安末年

變遣子厥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變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

變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

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變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

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

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變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

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

遣陳時代變為交趾太守岱畱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變

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畱合浦交趾桓鄰變舉吏也

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微閉

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

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

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

穆恭為先主  
鎮遠將軍  
官至太常  
蜀志

拾生攷

交州貢馬  
亦異聞也

邪即邪字

指於宋本處  
動指推動也



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  
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日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  
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  
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柔遠能通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  
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  
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  
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壹黼匡後出權原其  
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  
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許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士非其  
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  
子不慎自貽凶咎益庸才玩富貴而恃險使之然也

吳書四正神收揚州以周恭祖之在徐土威名守文止類公孫度之據遼東其合乃不傳  
也子義之事雖占正神和首尾比而同之且乃不類歟陳氏蓋知子義不祀波不有  
長為吳臣故不次於吳臣中而附於正神後至且深惜也三國志四十九

吳書五

三國志五十

妃嬪傳第五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  
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  
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

婚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  
以告堅曰昔姬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

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

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

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

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辭禮於秣陵時策

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

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



吳龍傳作魏燕

七年方回下八年  
景卒官之文而孫  
法也推傳亦云七年  
母吳氏亮

三國之君皆不知正  
家納拜婚之女而令  
聘適下子推脫年序  
以是嗣不定也

可謂有諸兄風

心亦作易在  
丹陽仍一  
任字

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

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

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

魏騰以逆意見謹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舟而謂策曰汝別造江南其事未

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公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

當先投此片中耳策大驚遂釋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

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八年景卒官子

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征荆州拜奮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

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

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斐漢尚書郎徐令斐子承後漢書

行明達有令才斐弟貞履蹈法度稱斐幼以仁孝為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

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矢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

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

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見終身不忘子先主納劉瑁妻吳氏為后魏文伯表庶妻甄氏權幼姑孫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

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

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

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

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渡軍泚音敷郭璞注方琨具啓

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

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

景還以景前在仕丹陽寬仁得眾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

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

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



漢書改名于湖于  
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廷室之名于時已  
謬故妻卷之書名  
子所慎

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妒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  
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  
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  
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鶻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

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

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

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

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

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

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

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

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

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

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

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

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

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

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

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

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

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



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

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

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其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之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

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風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卽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上云閻皇后故事下即書宮人縊殺禁掖事秘蓋於其經明也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

夫人母子有寵公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

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

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竝典

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

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竝因此際降

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

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

容名王候官吳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即朱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同漢赤烏

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

族皆患之全尚妻卽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

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

權納孫休妻其甥

追從朱本

明世宗卷四



魯首有改配  
孫劉集案猶  
移未主

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柱殺朱主休懼遣  
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  
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  
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  
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  
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家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于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甲中南渡福印  
不居其間亦非  
孫朱氏子孟者  
印朱仲請云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  
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  
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  
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  
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  
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將溧陽侯植宣城侯洪  
太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  
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時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極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相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人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於苑中犬作家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家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督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吳興信謠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吳夷三族謠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并此宋本  
此宋本



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各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書五

孫山也鳳章氏書南唐書

三國志五十一

吳書六

三國志五十一

宗室傳第六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饗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蓋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傳

覽蔡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



慕百姓敢從周斬者死不赦。曰：我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辭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畱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曷瑜、皎、奐、謙、曷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

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



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  
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  
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  
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  
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  
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  
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  
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  
攻江陵雖事決於瑜音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  
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  
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  
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奂字季明兄皎旣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  
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竝納其  
善急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奂以  
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  
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  
軍見奂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  
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

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汭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



蘇夏曰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  
果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河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  
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  
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河督 負亦

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

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

封承庶弟壹奉負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

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

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

遣朱異潛襲壹與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

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

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

死 同書案黃初二字直是初文若由讀者誤初為自漢末入魏以袁紹黃初二字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

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

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

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

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

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

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

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

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 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

曰今征江東未知一二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 吳書曰香

字文陽父儒字仲儒堅再從弟也任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加征

南將軍死 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 江表傳曰時丹陽備芝自署廬

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僂之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 後封

孫林云孫亮太平元  
年孫琳殺孫胤呂據  
皆為高貴卿公之  
日壹元年以孫壹  
為侍中車騎將軍  
假節交州牧吳法  
全云黃初三年死  
也  
孫賁書三少帝紀  
四年十月法即  
車騎將軍孫壹  
為所殺黃初  
延有尼之恨  
李方云黃初景初  
之恨亦非

同从本  
父傷本本行



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  
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

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統帳督

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畱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

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

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

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都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

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

張鶴俱死賈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固義以功封晉興侯  
何大司馬賊曹屬高驢矜僭後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固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  
岳辭甚深切固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  
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

由岳姓氏別  
詳也在五折  
先生華陽  
隱居二首

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眈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  
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崩題道  
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  
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

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

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遠袁胤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

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策西

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他人輔云無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

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



紹妻徐氏  
此計殺婦  
不審傳何  
以遺之

孫匡自字子  
亮非指伯松密  
志觀良器之文  
自明由亮奏子  
香九字亦非之  
本支

拒兵留係  
字非之誤  
係支考之

年二十後卒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

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兵數各陸遜以得失嘗有

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之軍用範即啓送匡還吳權別

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

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涪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

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

也朗之名位見三朝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

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皓

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

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

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

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

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

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

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

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承年矣春秋傳曰諸侯

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賊稱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玉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豈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



魏位至征

東司馬

六不顯徐  
氏之弟  
此亦祚之  
失也

待疑作待

憲故孝廉嬀覽戴員吳歷曰嬀覽戴員為丹陽皆禮致之覽

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

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耳

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任歷

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吳歷曰嬀覽戴員

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

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遂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部中優寵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進走入

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人居軍府中悉

取翊嬀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口乞須臾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

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病將死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

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命於天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

無益欲思惟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

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

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規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

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及還練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

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

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

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

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驍喻

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

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

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

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

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

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

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將

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

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

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



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

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度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擢

為武衛都尉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眾

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力備遂敗走桓斬

上堯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

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

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

慎鎮南將軍慎子承字顯世文士傳曰承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侍多得罪尤惟榮承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承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以後

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承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薄落園見徐盛傳

是也

以御覽改二字



吳書六

魏川屯鳳  
氏圖周南

三國志五十一

吳書七

三國志五十二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張昭受遺輔主事同諸葛乃為權所忌未見尊任卒與元歎諸人委蛇而已四人或相或否而才皆任宰相故同傳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

博覽眾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

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

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美愚意編淺穢有疑焉蓋乾坤剖

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特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哀尊尊有殺

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場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

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眾多夫

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微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自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

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於猶拾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

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

此江東將相之卓犖者也然相用皆不

以宋本

昭下第有奪字



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

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

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

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

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止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

慮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

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

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

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

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眾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墮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按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于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

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

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

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

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

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

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

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

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

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

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堂中乃

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

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

李云策臨終

非推可也

吳蜀之主其托

負於昭皆有

取之語

禮吳王傳注中作

禮始作節當有一

權傳注鄭

禮之乃禮之

也孫即印承

相孫即印承

注權傳



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

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

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

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

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喻。昭舉勞欲褒贊功德，未及言

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所

存豈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遭，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是輔，是以盡誠

臣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

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

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

將軍班、亞、二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

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聞書否？畯因誦孝

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

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

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

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

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

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

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

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

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

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

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

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

此受責責老  
臣而疏也  
若此是并  
不步劉禪所  
謂之主也

李云松之言  
理但恐如此  
則曹氏革命  
不待子  
桓昭亦与  
故朝  
爲魏佐命  
已圖  
何當輔漢耶

領通鑑作

非孝氏以乞  
食爲忠謀  
大義

以崇本



李云此論好

魏文帝嘗以素書與論伯孫權及張昭不知此語亦在其中石

陳景平曰吳與平州皆吳半州之誤吳王子建居侯官嘗鎮半州大將甘肅潘璋亦嘗屯此乃中流要地也特置都督以西陵濡須之也

司馬中作文至手款義為

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上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大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對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於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孤假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風夜匪懈以延來舉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典略曰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

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河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陵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謹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

半州之誤吳半州在江州之濱城及元和都縣志



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

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

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

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

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

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吳錄曰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

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

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之所歎故以為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

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

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

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

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

慶焉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

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

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

醴陵侯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

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

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

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

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

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

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

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



宮指太子請王或  
是官字宋作官

國體宜尚宜之元  
亦于此並無所集  
多猶不使

其情則疑大臣  
有前事而因內  
之矣

李云徐象之評  
可笑

引事或平事不  
倫不為子產地  
也古虛於亦  
有強家也

防他受

裕字疑

陳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  
畔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

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

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

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

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

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譚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敬為節昔蕭何吳

大向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

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

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眾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

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

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狂邪不申理則非

錄獄本旨若承辭而久之吳主尚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

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

產催令自裁以此言雍為相十九年年七

為六年卒初疾微時權

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

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

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

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

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

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詩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子馬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郎早卒

趙泉善別  
死生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宮指太子諸王或  
是官字宋作官

則謂其海堂之冠  
亦于此蓋無所展  
推多猜不使益得  
其真情則疑大臣  
而前事而因內  
之矣

李云徐象之評  
可笑

引其意問所欲道  
此非也壹姦險亂法  
毀傷忠賢吳國寒心  
自太子登陸遜已下  
切諫不能得是  
錄獄本首若承辭而  
去之吳主倘以敬丞  
相所言而復原宥伯  
言承明不當悲慨哉  
懷敘本無私  
恨無所為嫌故詈辱  
之疾惡意耳惡不仁  
者其為仁也季武子  
死曾點倚其門而歌  
子皙創發子  
產催令自裁以此言  
之雅不當責懷敘也

陳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  
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

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  
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  
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

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  
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二起舞

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詞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敬為節昔蕭何吳  
大向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  
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  
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眾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色誠長者矣然開  
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

錄獄本首若承辭而去之吳主倘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  
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  
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雅不當責懷敘也

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  
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

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  
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

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  
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

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子馬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屑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

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關陳啟方今畜養在眾以圖北虜  
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  
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

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  
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微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因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  
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微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微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  
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梯字子通以孝悌

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梯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  
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梯命左右扶起  
冠憤加襲起對視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梯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梯每得父書常灑掃整  
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  
哽咽父以壽終梯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梯釋服梯雖以公議白

孫字疑

趙泉善別  
死生

以意改

以意改

以意改



割猶以不見父喪常面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闕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眾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

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為市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

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

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

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資

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

唐丁誥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晏粲雲陽殷禮起乎

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

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畱心下士惟

善所在皆此類也諳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

禮字德嗣弱不孺弄潛識過人少為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

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太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

而悉在赤鳥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為過於

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每省簿書未嘗下等徒屈指心討盡發疑謬下吏以此

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

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

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

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

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

孫八祖

則御覽

子以世說注

者御覽亦有相報今作吳從御覽乙

吳郡太守

吳郡太守



兒字誤考  
作晃以中  
即將秦晃  
中平見吳王  
傳赤色單

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斃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鎮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以坐繫獄權為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護言其典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做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

周秦傳北  
也章阮

諸葛瑾傳及諸家  
注無此語有以知吳  
書不照  
按孝友文時侯者  
十人無姓葛者為  
祖封樂毅後十一  
孫何功德而  
其孫乃食二縣此  
風俗通傳聞之  
也

法也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為氏瑾少游京

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遺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治史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

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

四字以廣前  
注按  
子時謂之古  
學

榮本



及則之時以天表  
動則人心尤易於  
言也然或或何  
之類可以先

元首子後儒謂  
推亦漢賦也則賦  
如表氏所論曰斯  
得也責以情而討  
賦同好亦思告諸  
天地騰書遠近為  
文祭羽脫示大祭  
則北而身出春  
可復推即和滿  
李云蜀河亦切聖  
王三卯行  
市公遷都  
之計二注  
為蜀君自  
吐氣

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  
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嘗  
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取顯  
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忖  
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  
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  
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  
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  
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  
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  
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  
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

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謂意於  
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整省瑾  
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容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  
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臣  
之二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西漢志陵上國雖臣主定霸功未可必要  
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  
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父兄之何患無辭自備羽相與時或言  
有若四體股肱橫膺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實登辭章之費  
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  
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說瑾者此語頗流聞於  
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  
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  
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雷孔明孔明若雷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  
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雷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  
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  
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  
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宛陵侯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  
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



字舟所傳全分  
字乃保明分疏之  
意姑尚存之

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為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容貌愚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乘勢

以意改

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奪其頭與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輩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對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  
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  
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子瑜知才不  
出孔明故務  
若仁德元氣  
才高志遠度  
是以收敗

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  
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



生子不舉此非人德  
行尤純妻死不娶  
有子不舉此非人  
德行尤純妻死不  
娶有子不舉此非  
人德行尤純妻不  
娶有子不舉此非  
人德

自是長也  
三五經所  
取字耳

取部曲云  
自是長也  
三五經所  
取字耳

潘清傳注  
作衛務  
授彼注稱  
陸太守

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  
德行尤純妻死不娶有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

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

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龍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

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

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擣菹投壺弓彈剖別類分於

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

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

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

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

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龜鳴重謠曰白

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  
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

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

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入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刻奉瓜

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

來與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

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

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

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

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錄曰衛旌字孫權為討

虜將軍召騭為主記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除海鹽長還辟

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



零桂指宋  
陵桂陽又  
見呂蒙未  
治信劉孫  
地名蓋如  
於此晉伏滔  
江九思  
原九左思  
魏若然孫

魏若然孫  
魏若然孫  
魏若然孫  
魏若然孫

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  
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  
違驚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  
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  
燮相聞求欲內附驚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  
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驚驚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  
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驚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  
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驚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  
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  
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  
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驚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  
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

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  
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  
子哉驚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  
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  
舉號為得才未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  
悅服徵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  
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  
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  
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  
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  
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  
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  
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



所糾舉薦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  
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  
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  
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  
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  
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  
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薦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  
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  
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  
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  
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  
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

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六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  
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  
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  
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  
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  
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  
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  
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  
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薦前後薦達  
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薦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  
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  
爲若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薦所言五母讀步  
薦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



步子在交州  
時頗著威名  
及登相位不  
過在客生  
論無所表見  
豈以此自悔  
歟

涉有君子之名而  
二宮相構不能守  
正剛之德遂致其  
餘殃耳

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  
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眾喜怒不  
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  
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  
皇元年召為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  
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闡為都督西  
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  
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  
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  
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  
璿紹祀賴川周昭著書稱步隲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  
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

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  
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  
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  
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  
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  
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  
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  
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  
丁諤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  
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  
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  
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

孤家

知覽才下  
儀字勤下  
其



將庚以下有脫  
不在此方此  
或者張學  
嘗長弟  
休之始也  
上之亦也

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耀，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

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勲克舉，忠蹇方直，動不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虚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書八

三國志五十一

三國志五十一

吳書八

三國志五十三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綜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

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

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呂布襲取徐州因為

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從

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

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

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官留為侍御史少

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

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

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

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

宋本無少字



書地理志會稽... 拜賤答謝思惟補察... 有破走董卓... 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 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 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 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 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 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

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

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

拜賤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

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

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闕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

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厚後為筆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

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宜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

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

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沮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

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

也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以疑眾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

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

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關下馳騁挑戰

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

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

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

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

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

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

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

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圓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

今處所具有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  
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  
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  
備曰無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  
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意而云欲圖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  
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  
令還吳迎家道病卒

錢方所曰秣陵... 古之所謂切中... 人不能

元報殊美

宗記同

張公東

周作詩  
長生通



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周禮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取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

嘯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

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聞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

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

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

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

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絃見柳柳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

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

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譴非其

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

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子立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

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說其人也玄子尚江表傳曰稱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

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

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

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誅環氏吳紀曰皓

栢舟惟栢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檣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

曰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鷦鷯性思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方誰尚

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立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送建安作船久之又

就加誅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

參與謀謨各早卒秦松與張昭身肅隨孫權於舟中火船追送之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

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

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

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

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張昭見疏兩  
官指魯書豈  
不盡如子綏  
所言哉

權表傳曰  
江表傳曰  
玄子尚

江表傳曰  
玄子尚

峻代肅者  
欲使書生  
邊釋國壯  
及呂蒙代肅  
及陽統好子  
知吳之幸謀



家常不充廣陵劉頴與峻有舊頴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頴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頴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頴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

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傳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傳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下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群籍兼通

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柳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太子及諸王二官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



宋書卷之五十五

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

今開澤受劉洪乾

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

字公河故孫氏用

姜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

乾象歷至于吳亡

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

字公河故孫氏用

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

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

類也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饒蓋蜀之楊雄又曰關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群臣曰曾不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群臣未對

澤曰不及十年至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不

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

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

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矣六年冬卒

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

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

吳錄曰固字子

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

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

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

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

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

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

身虫入其腹

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何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何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

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

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

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獨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

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

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

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

送新雅尚書序

多事者習漢其意也茲經藉



李云叙次中  
本末甚詳文詞  
史極優賤

使驛字三

志中是  
見何必改

蜀志詳請使

文州驛使

按自錫光任是  
至此尚未及三  
年四字恐是二  
字之端

人本保能

琉璃宮堂  
作流離

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  
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  
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  
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  
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  
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  
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  
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隴二縣皆兄死  
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  
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  
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  
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

敬文此疏  
於李漢文  
物事言  
之詳核  
以考實

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  
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  
長吏覩其好髮髡以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  
以供設不豐擿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儉明為妻父周京作  
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  
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  
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  
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  
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  
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  
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  
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

詳當為詳  
見元板作其

黃魚一枚收稻  
一斛

乃留不



趙一清曰  
民考作氏  
伯士變子  
徽也

恭服所取相怨恨遂出恭求步隲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  
多。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  
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  
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  
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  
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  
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  
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  
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  
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二年建昌侯慮為  
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掌眾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  
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

所字衍報

能字疑行  
借字未必

誤

自吳王蜀惟成  
山為鹿

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  
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  
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  
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  
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  
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  
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  
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瀆有成山之難海  
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  
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二不可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  
善生流腫轉相滂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

元叔有海  
字



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  
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  
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  
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  
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  
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  
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  
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  
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  
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翊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  
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翊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  
關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

去傳單良大案  
去孤表杜預注  
案未君服

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  
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翊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  
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  
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  
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縣縣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  
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  
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  
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  
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  
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  
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啟堂構  
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

古疑作陸



拔被以殊榮珥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  
實聞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  
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莫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  
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  
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  
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  
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  
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  
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  
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  
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

羊景嘗後人所

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  
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陸大皇  
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  
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  
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  
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  
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  
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  
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川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  
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  
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  
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神全先薛道言  
皆不幸而有文

寶



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費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大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王隱晉書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如故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

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鬪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書八

蜀山屯鳳樓氏國周南

三國志五十三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江東高士以三人為最而仲謀能用之君臣契合殊不偶也三人之後惟陸議以追駭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

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駕賴川李膺荀綏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

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



此後作加係  
山善本堂

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  
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  
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  
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  
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  
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  
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  
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  
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

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  
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及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  
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鄧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  
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  
思亂洗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與曹氏相首

李云議論美偉

李云先事使子父事  
孔明吳母使子兄  
事公理安得不令  
子孫蒙業而安  
官亭事此官  
亭湖

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  
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  
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  
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權延見羣下問以  
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  
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  
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  
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  
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  
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

元本無恨字  
無恨推二字  
元本無恨字

李云二語卓然  
謂名其為賊故  
乃可服



李云可謂善無  
餘策與諸葛公  
見於孫將軍語  
以同小異亦所  
智謀之主所見  
同者

李云其勝卓然  
宜於濟大業也

前多取諸葛  
之故陳

傳以化載寄  
有不回理者  
折衷事而互  
見不得云據  
善也况據  
云惟結兩執  
非以激表  
權同以而人  
盡言實待  
其要至若  
西人列傳何  
好名者乎建  
保之美耶

以言公之  
智若黃蓋  
而愚殆亦  
天不取耶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  
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間乎今北土既未  
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  
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  
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  
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  
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  
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  
夜瑜請見口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  
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  
懷狐疑夫以疲病之老御孤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與得精兵五萬目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  
無肯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領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  
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

李改問  
文表秦彬  
字元孫

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當與孟德  
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任與肅  
圖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瑜擺撥  
眾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為攘肅之善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  
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  
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  
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瑜部將黃  
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  
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  
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  
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  
肅偏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  
化致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  
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  
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  
風盛猛悉延燒岬上營落項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

李本無方  
二字  
御覽作  
天降是  
天作也



蓋如此全勝  
尚有別林  
謝兵事行難  
李公言火之飛  
極其爛熳言飛  
揚之尺絕滅之聲也

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

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

風猛往船如箭飛焮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岫邊營皆焚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

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

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

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岫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

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

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

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

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

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

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

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

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

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如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

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時年三十六權素

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

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

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

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

李去現國別並

往如不必



武昌大船名  
日長安見橋  
傳注此山  
飛中六船  
廷為故實

孝云不救言定計  
破曹事是推脫  
節性教多猜故  
歸美于上而匿  
耳孫家所論其  
特桓王之言亦  
善則權心者但  
自是權極其質  
美之為詳費耳

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矚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聞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莫與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誚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

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

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

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

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

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

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人作心膂出為爪牙

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巢

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

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

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

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

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

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

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旬

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日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

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

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酬淫自恣

秦松魯肅  
人早平見  
張敏傳  
又見陸後  
傳

養之福  
似在陸  
亦左傳及

志作卷  
必誤也



李云度能必有言  
父當年之功淺焉  
上聞者故推懷之  
如此若但以取法  
自可成何何至

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  
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  
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  
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  
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  
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  
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  
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  
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  
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  
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表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  
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

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亦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

老成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士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

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  
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  
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  
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  
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  
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

子揚劉辟字  
鄭玄號果一  
方兩地地  
江表陸道  
揚子揚所  
教事見子  
揚信子揚  
遠者言也  
心若實也  
劫非其意  
李云果何驗乎  
耳存此心則  
探之心也



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

李云大計與瑜相似此時何便知爲是乎亦事後補之詞也

李云人懷此心故知荀文若猶賢也

李云推此時境觀之心已動

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如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于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



二國如我客  
有參差不  
妨互見心  
其矣曰

也卽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

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

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外互若非非會權得曹公欲東之間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探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

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

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

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督肅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表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

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卽遣周瑜助備

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皆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之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

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

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

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備備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

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踏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賤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

瑜稱權曰至  
弟之見呂蒙  
陸遜傳

子云周瑜在則  
可如無瑜者推  
必不能獨當持  
無玄德卽無吳  
耳子敬之策未  
爲左也



陸口即清破  
口見水經江水

先主初用瑜  
曰汝欲取蜀  
吾當破賊  
入山不失信  
於天下也  
雲凌桂  
湯

本傳曰遂會吳  
書曰遂就吳  
甚就六就  
於百步上  
耳

既交分不奇而結  
好孫氏專信  
操惟子承克  
故也力  
蜀之立國子  
敵力也故孔  
明乃之也

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  
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  
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  
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  
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  
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  
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  
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  
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  
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  
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

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  
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  
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自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  
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  
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  
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窺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  
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德懷好客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士  
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言而棄義必為禍惜吾子屬當重任  
曾不能取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強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  
備遂割  
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  
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  
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  
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  
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  
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疑有脫悞

公卿

原案元叔  
強案

宋本

中司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賞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出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

其年徵其為萬

公侯想與

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畱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

元板

蒙元板

宋本



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  
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  
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常

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  
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  
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  
勗邪蒙始就學為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  
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  
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  
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  
不宜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吕蒙將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

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  
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  
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斬春典農屯皖  
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

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  
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岍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  
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

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雷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  
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  
從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  
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  
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  
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

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  
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岍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  
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

錢事指曰

及史記

更似指

史記漢書

李云漢末風流

如此故人物多可

觀

孟德自語其克

此言何從援引

明為增飾也

似唐心附字

佐力

尼中軍必派

於岸上立塢

兵有種鈍戰無

百勝如有邂逅

敵步騎蹙

人不暇及水其

得人船平權曰

善遂作之

曹公不能下而

-5 0 35 105" data-label="Text">

退曹公遣朱光為廬

班二子之

張溫撰史

有言

吳書曰

-5 915 115 995" data-label="Text">

孫子才



孫氏自武烈為長  
沙太守討平區星  
任用良吏又趙即  
專討寒桂諸賊  
以全吳國三郡懷  
之故移書即下維  
其素服從于  
孫氏也于明小教  
流河食天功也

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  
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  
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  
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  
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  
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  
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  
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鄱逆為  
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  
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  
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  
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

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  
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今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  
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福福玄  
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  
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  
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  
陽慙恨入地蒙畱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  
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  
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  
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場置强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  
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  
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



李云人之賊見意  
計不同如此若專  
為吳則博宿就  
謀者則蒙為忠  
也

規取荆外是蒙  
本謀然其傳之語  
多不可信前據  
襄陽或取荆之  
後復而棄樊若  
白帝在蜀諸將  
何緣便可往往  
乎又此時蒙始  
踰四十亦未應  
便計一旦僵仆  
也

尚庶之死在建安  
十二年魯肅沒  
于十年之後而此  
方云新破諸表  
非出冀不事錯  
乎即蒙陳此計  
在伐蜀之先曾  
公亦不待表在河  
公亦不待表在河  
之難也

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  
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  
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  
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  
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  
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  
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  
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表撫集幽冀未暇東顧  
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  
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  
全據長江地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  
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

趙氏蒙  
曰操破諸  
表在建安  
九年十月  
向玉關  
北修鎮  
荆州在  
十年五月  
莫已久  
矣何云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  
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襄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  
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入  
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  
陽盡伏其精兵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廣芳皆  
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  
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  
大甲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蒙  
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蒙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  
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蒙曰此諷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  
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  
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  
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

糜芳真蜀  
中敗類

觀仲翔之辱芳則  
吳書為不審矣

新破



李去失策在此

李去終武遂令仲謀稱臣于權

微朝敬至狼狽句非先主君臣之意已定難復原意和親者則白帝之成不撤東西之好不修權之折而入魏矣

子之策其短于蒙乎  
權真有勿然之風誰曉謀多猜于時歟不為盡死乎

以伯子繼公瑾乃權之特後

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處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賜錢一億黃金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

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喏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敕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兪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宐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



李云此策亦未為  
短蓋荆州新附  
其勢宜然若西  
不相爭北救之

按魯呂各以董  
當操氣未衰  
出巢湖當共劉

氏結好以分其  
及孫老而無子  
之志尚亞之操

不嚴定上將亦  
非所以立國也

子敬作軍教子  
孔明之法二人故

至相友

兩書細粉而子  
禽因並論者其

象取南即亦

矣也

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  
孤普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  
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  
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  
常以北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  
身長太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  
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  
足忘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怨之不苟責也然其作  
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下于  
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  
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  
殺終於克已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  
故載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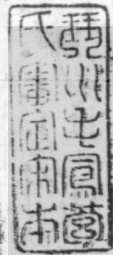
周公瑾年止三十六魯子敬四十六呂子明四十二使子敬十年不死吳盟尚固襄樊

舉而漢室復興矣此武侯所以發哀也



漢書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